

告別有情天 原著作家 石黑一雄奪文學獎 繪虛幻浮世 憶已盡長日



被譽為「英國移民作家三雄」之一的英籍日裔暢銷作家石黑一雄，昨日獲頒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。生於日本長崎、自幼移居英國的石黑一雄自稱為「國際主義作家」，30多年創作生涯中只出版過7本長篇小說和1本短篇集，但獲獎無數，代表作《長日將盡》(1989年)更曾拍成電影。62歲的石黑作品經常以記憶為主題，尤其零碎、扭曲以至被遺忘的記憶，他曾坦言對日本只剩殘餘印象，卻成功藉《浮世畫家》(1986年)點破日本軍國主義的虛無縹緲。瑞典學院讚揚石黑一雄的小說有偉大情感力量，「揭露了我們與世界聯繫虛幻感覺的深處」。

石黑一雄生於1954年11月8日，5歲時隨家人搬往英國，自此一去29年，直至1989年才以英國著名作家身份首次回鄉，但他的出道作《群山淡景》(1982年)及第二作《浮世畫家》，都是以戰後長崎為背景。瑞典學院表示，這兩本小說已經反映了石黑作品最常見的主題：記憶、時間和自我欺騙，第三作《長日將盡》更將

這些主題發揮得淋漓盡致。

「為了活在當下 需忘多少過去」

瑞典學院常任秘書達尼烏斯形容，石黑一雄的作品「猶如珍奧斯汀和卡夫卡的混合體」，「但你還要加進一點普魯斯特(法國意識流作家)，輕輕攪拌，然後就會得出他的作品。」她說，石黑熱衷於了解過

去，「但他不是要找回過去，他希望探討的，是一個人為了活在當下需要忘掉多少過去。」去年文學獎授予美國歌手卡戴倫，引起無數爭議，達尼烏斯希望今年的決定「讓全球都高興」。

石黑一雄雖生於日本，保留日本名字，但他早年受訪時曾說過，他對於日式寫作不太熟悉，他的作品也與日本小說不太相同，《群》與《浮》的背景設定都是他想像中的日本。他曾說：「如果我用筆名寫作，然後找別人拍作者照片，我肯定沒有人會覺得這本書的作者像日本人。」不過石黑也曾說過，由於父母一開始沒打算長居英國，故一直向他灌輸日本傳統價值觀，令他不能完全接受英國人。

冀諾獎對世界成正面力量

不過石黑很快便拋開「移民」這個創作枷鎖，《長日將盡》從老管家的角度出發，只談大英帝國和貴族階級的沒落，結果令他

一夜間蜚聲國際，該書不僅奪得1989年英國文壇最高榮譽「布克獎」，更在1993年被拍成電影《告別有情天》，由安東尼鶴健士及愛瑪湯遜等主演。2005年小說《別讓我走》及劇本《伯爵夫人》也曾改編為電影。石黑一雄在1985年獲授大英帝國官佐勳章(OBE)，更被《泰晤士報》選為1945年以來英國50位最偉大作家之一。

2015年，石黑推出睽違十年的長篇小說《被埋葬的記憶》，改走《魔戒》般的科幻路線，但繼續以記憶和遺忘為主題。石黑一雄昨日形容獲獎是極大榮譽，代表他追隨許多偉大作家的腳步，他說：「這個世界正處於非常不穩定的時刻，我希望所有諾貝爾獎能在此刻，對全世界成為某種正面力量。如果在此時此刻，我能夠成為貢獻正面力量的一分子，我會非常感動。」石黑是繼川端康成及大江健三郎後，第3位奪獎的日裔作家。

■法新社/《衛報》/諾貝爾獎網站



石黑一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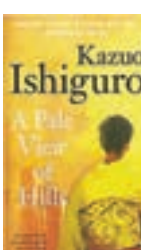


東京書店迅速把石黑的作品放到顯眼位置。法新社



日本大批村上春樹的支持者為石黑獲獎感到高興。路透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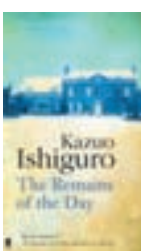
石黑一雄部分作品 長篇小說



《群山淡景》(A Pale View of Hills), 1982
描寫居住在英國的寡婦悅子，因長女的自殺而回想戰後在長崎生活的往事，被評為內容新穎，手法簡約輕淡，意在言外。



《浮世畫家》(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), 1986
二次大戰後，日本在一片破敗中尋求重建，老畫家回頭審視一生的藝術生涯，重新評價昔日崛起壯大的軍國主義，並思考自己是否也要為戰爭付出代價和道歉。



《長日將盡》(The Remains of the Day), 1989
1956年夏，上了年紀的宅邸總管史帝文斯駕車展開一趟為期六日的休假旅程，他探訪故友，憑弔過往；走訪英國最美麗的鄉間風光，也深入自己心中迷霧蔽日的往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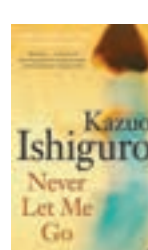


《無法安慰》(The Unconsoled), 1995
主人翁是位著名鋼琴家，一次前往中歐演出，住的旅館破舊不堪，在迷宮般的陌生街巷中不知路在何方，他的前程似乎也被一層厚重的磚牆擋住去路。

《我輩孤雛》(When We Were Orphans), 2000
30年代末的英格蘭，舉國知名的私家偵探克里斯多夫·班克斯偵辦的案件，是倫敦上流社會最熱烈談論的傳奇，但他始終念念不忘兒時在上海租界離奇失蹤的雙親，他知道必須回到上海解開這個謎。

《別讓我走》(Never Let Me Go), 2005
在英國海爾森寄宿學校，凱西從女孩蛻變為少女，但直到她和好友露絲、湯米離開這個安全國度後，才真正明瞭全部的真相，而且逐漸發現記憶中美好的成長過程，處處皆是無法追尋的駭人問號；他們的壽命將隨著「器官捐獻」而慢慢步入死亡。

《被埋葬的記憶》(The Buried Giant), 2015
某個春寒料峭的清晨，一對夫婦決定尋找他們依稀記得的兒子。一段如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般充滿驚奇的旅程隨之展開，直到目的愈來愈近，他們逐漸領悟或許是遺忘才能讓人相愛。



批日本忘記自己是侵略者

石黑一雄雖然出生日本長崎，但5歲已隨家人離開日本移居英國，足足30年未曾踏足家鄉。他承認對長崎原爆印象模糊，直至閱讀英國教科書才知悉。石黑一雄前年接受訪問時，講述對歷史的看法，指英國對帝國歷史採取選擇性記憶，同樣情況也適用於日本身上，「日本決定忘記他們曾是侵略者，以及在中國和南亞的所作所為。」

二戰後移民英 鄰居友善感訝異

石黑一雄一家移居英國時，二戰結束還不到20年，但他至今仍對當年鄰居的友善態度感到訝異，其中一名鄰居甚至在戰時曾被日軍俘虜。他表示，雖然母親經歷過長崎原爆，但家人從不忌諱談論戰爭往事。唯一一次令他對戰爭感到不愉快是小學玩戰

爭遊戲，「我經常要求不要打日本人，改打德國人。」石黑內心一直對長崎充滿幻想，第一本小說《群山淡景》就是以長崎和英國為背景。石黑指，20多歲寫《群山淡景》時，一直回憶自己5歲前在長崎的童年。這些回憶與他看過的日本故事和電影所構成的日本印象交錯，形成他心目中獨特的「日本」。他表示這個「日本」只出現在他腦海內，並隨著年紀漸長而逐漸消失，使他更希望把腦海中的合成記憶寫下來。

石黑一雄發現以某人的回憶構建故事的好處，文字不受時間限制，沒有必然的先後次序，而且他更可以用記憶闡釋故事人物的心理狀態。他在這階段的創作，展現出人物怎樣利用回憶來欺騙自己，美化自己不理體的過去。 ■《衛報》

多元代表贏村上春樹 「反駁歐極右運動」

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爆冷奪得今年諾貝爾文學獎，68歲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再次大熱倒灶，當今國際最知名的兩位日裔作家一得一失，勢必成為日本文壇熱門話題。台灣雅言出版社發行人顏擇雅認為，瑞典此舉帶政治意義，希望以象徵多元文化的石黑一雄，反駁歐洲近年興起的極右派認同運動。

村上春樹過往曾表示，自己是石黑一雄的粉絲，石黑推出的作品他都必定拜讀。石黑與魯西迪、奈波爾被稱為「英國文壇移民三雄」，顏擇雅指出，石黑是最能代表多元文化的作家，他生於日本，文學養分來自英國，小說背景設定於全球。相比魯西

迪和奈波爾，石黑移民英國不是因家族曾是大英帝國子民，而是自由意志的選擇。對於石黑此次獲獎原因，顏擇雅認為，近兩年極右派認同運動在歐洲風起雲湧，支持者多為文青，不只反移民也反多元文化，像石黑一雄這種既是移民、又能代表多元文化的作者，正是反駁認同運動最好的例證。小說家吳明益表示，石黑一雄認為在全球化時代，每個作家都應進入國際脈絡，石黑一雄對自己的期許是「國際作家」，作品版圖因此遼闊多元，既在《長日將盡》中寫軍國主義，也在《被埋葬的記憶》中嘗試科幻，「諾貝爾獎證明他達到自己的期許。」 ■綜合報道

年輕夢想當唱作人 視卜戴倫為英雄

諾貝爾文學獎去年頒予美國「搖滾詩人」卜戴倫引起爭議，今年於是「回歸初衷」授予小說家石黑一雄，不過世事往往就是這麼巧合：石黑一雄自小已是卜戴倫的歌迷。

成為大熱作家之前，石黑一雄就讀於傳統英國文法中學，接受最傳統的英式藝術和音樂教育，音樂可說是他的文學起步點。他在2005年接受《衛報》訪問時曾說：「朋友和我都非常非常認真看待作曲這回事，卜戴倫一直是我的英雄，當然還有Leon-

ard Cohen和Joni Mitchell那一整代人。」他表示，當年還與同學無止境地討論文字與音樂的關係。

彈得一手好結他的石黑年輕時經常自稱「唱作歌手」，中學畢業後他曾休學一年周遊美國，其間甚至加入樂隊當打擊樂手。回國後他在大學攻讀英語和哲學，畢業後做過社工，其後到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進修創意寫作，但與此同時，石黑亦明白寫歌和寫小說兩者只能選擇其一，「我一直以為自己走音樂人路線，但某一刻突然醒覺，

這或者不適合我。我沒有那種魅力，我就是那種穿著手肘縫補過的燈芯絨外套的人。」

為歌手作詞 提名格林美

寫歌的願望結果在成名後實現。2005年出版《別讓我走》後，石黑開始「不務正業」，為爵士歌手Stacey Kent兩張專輯作詞，其中2007年的專輯更獲提名格林美獎。石黑坦言，歌詞創作對他寫小說有很大影響。 ■《衛報》